

sezerongyizhuan
xingtian lu ban

涑澤榮一傳
幸田露伴

● 學林出版社

涩泽荣一传

〔日〕幸田露伴 著
余炳跃 译

学林出版社

特约编辑：孙厚璞

装帧设计：钱丽明

涩泽荣一传

〔日〕幸田露伴 著

余炳跃 译

学林出版社出版

上海文庙路 120 号

新华书店上海发行所发行

上海师大印刷厂印刷

开本787×1092 1/32 印张6.25 插页1 字数132,000

1992年10月第1版 1992年10月第1次印刷 印数1—500

ISBN 7-80510-784-X/I · 276

定价10.00元



涩泽荣一与日本近代化

(代 序)

松村信治郎

今天,作为明治维新以来的日本近代化的一个开拓者,涩泽荣一在历史上的重要作用正在得到人们的重新评价。他所著的《论语谈义》一书由讲谈社作为学术文库本再版,PHP研究所最近出版了著名文化学者山本七平撰写的《近代的创造——涩泽荣一的思想与行动》一书,还有目前的畅销小说家津本阳在JR(即过去的国营铁路局)的广告杂志上撰写了《涩泽——官尊民卑的反抗者》一文;此外,关东学园大学法学部教授木村昌人在《中央公论·新书》上发表了题为《民间经济外交的创始者》的研究论文。这些都是对于涩泽荣一在日本近代化的过程中起到的重要作用的再评价。

涩泽荣一虽然出身于农民家庭,但不只是一个普通的农民。他父亲是一村之长,家境较富裕。他的青少年时代正处在德川幕府末期。这一时期的幕府经济是建立在士农工商等级制度基础之上的、以水稻耕作为主的封建经济;同时,也是二百多年前就严格禁止对外贸易、信息、交通、商业等的

封闭的经济。尽管如此，各地的土特产品丰富，沿海各地海运事业发达，帆船川流不息；陆地的交通工具有人力车、马车等，频繁往来于各地。市场流通，货币汇兑制度也超乎想像地齐备。

涩泽荣一的祖父及父亲富有经营理财的经验，除了种植水稻以外，还生产用于染料的蓝和生丝的原材料茧，兼营其收购、贩卖。在这种环境下长大的荣一常因业务上的需要跟随父亲出远门，有机会接触各种事物，懂得了经营的方法。荣一从小就有良好的学习环境，他的表兄是当时水户学派中的儒学者之一，荣一从小跟他学习四书五经、汉诗古文等。其父还代表村民们与代官所（幕府的地方代理官）就赋役、税金进行交涉。荣一从少年时期起就帮助父亲料理家业，有时还代替父亲上村役所。随着见识的增长，经验的增多，他逐渐地对幕府官吏的昏庸无能产生不满。三十三岁时，他受到表哥的影响，立志要举行武装暴动，推翻幕府。暴动计划失败后，他逃到京都，成了尊皇派水户藩主的弟弟一桥庆喜的家臣。从此，他的命运就与时代的巨变紧密地联系起来。

荣一立志要推翻幕府统治，可现在自己的主人一桥庆喜出乎意外地就任了幕府将军的职位（德川时代最后一代将军）。初衷未改的荣一向主人提出了辞呈，可是不仅没有得到批准，反而被任命与幕府官员一起赴拿破仑统治下的法国留学。这是荣一人生中的第一次大转折。在法国逗留期间，他参观了产业设备方面的钢铁工厂：造船厂、兵工厂；参观了社会设施方面的下水道、学校、博物馆、动物园及其他福利设施；此外还参观了银行以了解株式会社制度及商业信用制度。除法国外，还参观了荷兰、比利时、瑞士及意大利等

国。在意大利拜见了贝克特利亚女王，参观了国会议事堂、报社、图书馆、港湾等。在英格兰银行学习了金本位制通货政策。特别令他惊奇的是政府要人与军人、银行家及其他实业家之间在公开场合里能自由、平等地交谈、讨论。这与日本的士农工商的等级制度真是天壤之别。荣一从中体会到了西欧市民社会的自由风气。学习了一些经济规律，认识到一国的繁荣富强必须首先是市民社会的繁荣富强和商业社会的形成这一道理。

不久，从日本传来了幕府崩溃、德川将军“大政奉还”的消息。荣一立即赶回到面貌一新的日本。从这时起他便决心献身于开创民间实业的事业中。但因他在静冈藩（过去的主公德川庆喜退职后的隐居地）整理藩财政时才华出众、成绩显著，受到明治政府的起用。这是他生涯中的第二次重大转折。

进入新政府的荣一首先被任命为大藏省租税官，兼任制度改革小组主任。所谓制度改革小组是在荣一的建议下新政府的重要员们组成的审议重大事件的机构，其涉及的范围相当广泛，荣一在担任这一职务过程中参与了以下的决策：

1869年 度量衡的统一、邮政制度的实施、铁道建设；
货币租税取代实物租税、海运业的开设和通商贸易市场的形成；

银行汇兑制度及株式会社的提倡；

1870年 工部省的设立、官营工场、造船、矿山等的设立；

1871年 新货币条例、废藩置县；

1872年 国立银行条例、纸币发行所成立的准备工作；

1873年 福冈制丝工场的开业、地租改革条例。

当时的日本为了实现近代化、赶超西欧文明，采取了富

国强兵的国策。一方面，在欧美诸国的殖民地政策的压力下，完成了明治维新大业的新政府要人们以强兵政策为中心；另一方面，荣一等人则主张富国政策。最后在财政收支问题上出现意见分歧，荣一于明治七年提出辞呈，从此，他便投身于曾经提倡的开创民间企业的事业中。

这时的日本虽然摧毁了旧的社会制度，但官尊民卑的思想残余依然存在。因此对于荣一弃官在民间办企业一事，一些朋友误解为是与唯利是图的商人同流合污而向他提出了忠告。对此，荣一回答道：

君之忠告不无道理，而我之信念亦不可变更。我仍将走自己的路。承蒙君言我有才干，不胜感激；果真如此，更应退出官场。若人材皆集中于官界，而平庸之辈散于民间的话，何能指望一国之健全、进步与发展？

恕我直言，平庸之辈能担任官吏，而非英俊之才不能从事工商业界。现在的工商业界正缺少这些人材；多数人都受士农工商等级思想的影响，认为政府职员高人一等，而工商业者则自觉低贱。这种错误的想法必须扫清。

正因为如此，培养工商业者的实力，提高他们的地位和品格是当务之急，要将工商业界的地位提高到社会的上层，使人们认识到具有德义的正是他们这些工商业者。实现这个伟大目标是男子汉的事业。我虽然没有从事工商业工作的经验，但是有决心将《论语》一卷作为处世之座右铭，以图工商业的发展。我的辞职就是为了使民间企业里大批涌现出品德方正、知行合一的工商业

者，并且皆致力于民间企业经营这一目标。望君能让我实现自己的理想。

从这以后，一直到九十二岁逝世时为止，他以《论语》为座右铭，专心致力于民间企业的建设。他写的《论语和算盘——道德和经济规律》是一本名著。此后的荣一就再也没有参与政治了。明治三十三年(1900)伊藤博文组织政党政友会时，劝荣一参加，遭到荣一拒绝。今天的日本仍有这种说法。即在政府就职时称为“上”，其人回到民间称为“下”。荣一名副其实地“下野”了。这是他的生涯中的第三次重大转折。当时他正值三十三岁。

明治六年(1873)，荣一创立了第一国立银行，自己任总监。资金按照集金主义原则。既有三井和小野这样的大股东，也有公开招募的小股东。聘请了英国专家阿兰香德做顾问，以阿兰香德的著作《簿记精法》为教材，训练银行职员掌握复式簿记，整顿会计制度。又从书中单独挑出英格兰银行主要干部基尔巴顿的《银行职员手则》中的一节教育职员。其内容如下：

凡银行职员必须牢记以下规定：1、认真、迅速地处理事务；2、详知政治变化的趋势，谢绝参加政治舞台；3、锻炼识别贷款用途的眼力；4、对客人要有亲切感和包涵量，谢绝贷款时不能刺激客人。

这些是今天众所周知的常识，他以身作则带头执行。可是银行的业务并不顺利。此后不久银行的主要支柱之一小野

因其他方面的投资而破产了，这样三井的影响占了绝对优势。为了避免银行被三井系统控制，荣一坚持一贯提倡的集金主义，坚持当时尚没有的存款制度，为了维持银行的信用而费尽了心血。

此后的几十年里，荣一以创立者、负责人及技术指导者身分，创办了日本首批银行、造纸、保险、电话电信、铁道、纺织、电力、煤气、造船、仓库、以及旅馆、剧院等，可以说当时社会各方面的创立者、或者指导者几乎全部是荣一；为了整理经济环境，他还开办了工商会议所、股票交易市场、粮食交换所、银行集会所等企业的外围团体，积极进行技术引进、企业的组建、会计制度的形成、工场制度的设立及各种贸易活动；还实行了政府资金的引进、通货和金利制度的建立、经营家的培养等措施。在本书出版时的一九三〇年以后，他继续兢兢业业地工作着。他一生所参与的企业、经营事业近六百件。

在社会福利方面，一八七五年(明治八年)荣一创立了商法讲习所(现一桥大学)，以培养对外贸易人才。今天的一桥大学同窗会友们相聚的地方——如水馆进口处还高耸着荣一的雕像，侧面写有“君子之交淡如水”。如水馆的命名者也是荣一。据统计他曾参与了六百多件非营利事业(国际交流、社会事业、福利设施、宗教、文化教育、劳资协调等)。一九〇九年(明治四十二年)，他年近古稀，辞退了大半的职务，专心于民间的经济外交，国际交流等公共事业活动。一九三一年，以九十二岁的高龄离开了人世。这一年中日战争爆发。

荣一的晚年主要从事民间经济外交。当时日本的内外形势大致如下：一九二九年发生了世界性的经济危机，在所谓

资本主义经济危机的萧条中，一九三〇年一月日本解除了金的出口禁令，立刻陷入了更大的经济危机之中；第二年（一九三一年）九月金融王国英国放弃了金本位制，惊慌失措的日本又追随英国，再次规定金的出口禁令。国内，农业生产陷入了空前的困难状态，农民阶层成为政治不安定的温床，当时的首相和政府要人们相继被暗杀。军人得以抬头，之后不久，政治就走向最黑暗的时代。

我与译者余炳跃氏相识于一个偶然的的机会。一九九〇年春，武汉华中理工大学化学系副教授官文超氏经京都大学工学部石油化学学科的介绍，在株式会社松村石油研究所短期进修时，余炳跃氏作为翻译随同来此。他在京都同志社大学文学院文学研究科攻读博士课程。而我是一九五八年松村石油研究所成立时的创立人、取缔役会长。在休息中，我们就他的日本文学的专业进行了交谈。从那以后，我们就常常见面，谈到了日本近代著名的文学家夏目漱石、森鸥外、幸田露伴。两人都认为前二者受到西欧文学思潮的影响较大，而幸田露伴则继承了日本文学的传统，写下了《五重塔》、《风流物》等著名作品，还写了《涩泽荣一传》。这部书对于涩泽荣一的历史作用作了正确的评价，同时作为一部文学作品，也具有一定的价值。余氏热情地提出翻译这部书，并要求我就涩泽荣一的生涯及其在明治经济史上的作用进行简洁的介绍。我就写了以上这些话，权作为序。

涩泽荣一传

涩泽荣一于仁孝天皇在位的第二十四年、德川家庆就任幕府将军后的第四年即天保十一年二月十三日生于武藏国榛泽郡血洗岛村。这年正值大和纪年二千五百年，公历1840年。

为某个人物著书立传，描述其生平事迹，是因为某人物属于时代的风云人物。无论何人，都生活于某一时代之中。然而无意识地受了旧时代的思想影响而落后于时代，被时代的浪潮吞没者有之；随波逐流，虽生若死，成为时代的尘埃而终其生者有之；超越时代潮流与其称为时代风云人物，不如说是容纳不下现实社会者也有之。一个人的才能有大小，品质有善恶，个性特点也千差万别，但各自在其一生中留下了时代的烙印。唯有涩泽荣一，生于他的时代，成长于时代的潮流里，从时代中摄取水分、食粮，以其营造自己的躯干，丰富自己的思想，以时代之要求为己之要求，时代之作为为己之作为，时代之精神为己之精神，在人生的岁月里持之以恒，为之奋斗。所以说，涩泽荣一诞生于他的时代，那个时代又造就了涩泽荣一。下面所记载的涩泽荣一的生平就充分证明了这些。

涩泽荣一原名涩泽市三郎。市，是祖上传下来的字；三郎就是第三个儿子的意思。两个哥哥皆于幼年夭折。其父亲名

市郎右卫门；母亲名荣，本来名伊耶，后来当地的人将“伊耶”的方言发音简写为“荣”了。血洗岛即今天的大里郡八基村。这里北距中山道深谷驿一里远，南临利根河，属冈部侯安部氏领地。相传天正年间，一个名为涩泽隼人的人来到这里，开拓荒地，昼耕夜织，在这块土地上定居下来，这就是涩泽家族的先祖。然而涩泽隼人最初是哪个地方的人却无从考证。有人说是足利氏的支族，有人猜测是甲斐源氏逸见族里曾有过的涩泽族的后裔。隼人这个名字显然来源于武士，而上野、武藏两地是当年武田氏和北条氏相争之地。天正十年武田氏在甲斐被歼灭。由此判断，疑是武田氏的武士弃兵务农，这在战乱之世是屡见不鲜的。无论是足利氏支流，还是逸见氏族的后裔，从足利氏的根据地下野国与武藏野国仅隔着利根河、武田氏所盘据的甲斐国与武藏国也只是秩父岭一山之隔来看，涩泽隼人从邻近的地区来到这荒凉的血洗岛村是合乎情理的。而由足利氏和逸见氏都是武士集团来推断，涩泽隼人曾是武士出身这一说也可相信。相传血洗岛村最初仅有五户人家。后来繁衍生息，蔚为村里，仅称为涩泽的就多达十余户。其中市郎右卫门家族在当地被称为宗家。所谓宗家即不是旁族的意思。

宗家历来以务农为本，不知从什么时候起，有人开始兼营染料制造和养蚕等副业。到荣一祖父市郎右卫门这一代时，副业不振，反受其累。故而家道大衰，濒临破产。染料业和养蚕业原是商业。生意兴隆时利润丰厚，财运不通时免不了要亏损。荣一的祖父市郎右卫门没有儿子继承产业，只有女儿阿荣，于是将旁族涩泽宗助的第三个儿子元助招为上门女婿，把宗家的用名市郎右卫门转让给元助，自己则另称

为敬林，并隐居起来。所以，荣一的父亲市郎右卫门是养子，母亲是嗣子。

宗家和旁族的主次尊卑关系在我国古代习俗里历来受到重视。宗家无论怎样衰落，仍须保持君长的尊严，而旁族即使兴盛，也须处于从属的地位。虽说事实上不尽如此，但至少当时的社会道德是这样。所以，对于旁族的元助来说，被招为宗家的女婿，沿袭市郎右卫门的名字，这件事既光彩又合乎情理。而对于敬林来说，宗助能干、富裕，而其子元助也人品方正，将其招为自家的后嗣，无论是继承家业，还是替女儿择婿，都可以满足了。聪明的宗助之所以愿自己的儿子元助继承宗家家业，一方面是顺应当时的社会风俗，另一方面是看准了元助能挽回宗家的危局；而且又能给儿子元助增添光彩。其处世之贤能不言而喻。

元助以市郎右卫门的名字进入涩泽家后，果然辛勤劳作，凭借宗助家的实力，逐渐恢复了家业。除了从父亲宗助那里所继承下来的聪明以及勤勉的习惯外，勤俭持家是他挽回家运的主要原因。一般说来，地方的大户人家年深日久后自然会形成一种生计的标准。风调雨顺的年头里收支平衡，而一旦遇上波折，则会入不敷出，渐渐地由平稳走向衰落。市郎右卫门为了家业废寝忘食。蓝是当时日常生活里不可缺少的染色材料，在蓝的制造过程中，准确地鉴别其原材料生蓝的质量是关键。能否正确地鉴别直接关系到利润的高低。而市郎右卫门精通此道，远近一带享有盛名。另外，市郎右卫门还拿出余资在荒凉村庄里经营小型百货店。脚踏实地的劳动结下了丰硕的果实。渐渐地家业殷实、财力雄厚起来，成为仅次于父亲宗助家的富裕人家。

由于市郎右卫门的刻苦努力，涩泽家成为领主安部侯的御用店，时常受命供应钱粮，被允许在名字的前面附上姓，还能够随身带刀，在村民的推举下，由组头晋升为名主习。按照幕府旧制，名主和组头是郡县令的下属官吏，与百姓代并称为地方三吏。名主是村邑之长，组头是名主的副官，其职务大至乡内的治安，监督农工商业，征收贡税物；小至用水、堤防、桥梁、井堰等，几乎管理所有的公共事业，起着沟通上下、体察民情的重要作用。所以当选名主的人都须有家产，在当地孚有众望。市郎右卫门此时已经成为地方富豪，又新为众人推举，为村民们尽力，其才与德不言自明。而荣一的出生正逢这个鼎盛时期，所以说涩泽荣一从幼年时起就是命运的宠儿。

市郎右卫门不仅品德高尚，而且略通文章，精于武艺。他赋诗、咏俳句时不喜好精雕细凿，而文雅清新之气浑然一体，自然地流露出来。其书法气势磅礴，犹如红日涌出地平线。关东风气崇尚武勇，他稍有余暇便踊跃习武，据说达到了神道无念流的剑术标准。这些良好的素质证明他具备了作为地方官吏的各种条件。

敬林之女、市郎右卫门之妻阿荣也非常善良贤慧。一般说来，上门女婿的妻子都性情骄横，但阿荣不仅不骄横，而且对己严格，待人谦恭、仁慈。听说有人贫困或患病时，常暗自落泪，恨不能相助。以至于市郎右卫门有时怪其过于仁慈。

在这样的家庭里出生的荣一不仅具有良好的成长环境，而且天生性情聪颖。从六岁起随父亲学习古文。当时的教材是文言文的书信函件。幼年的荣一强记硬背、反复诵读这些

古文，并随父练习毛笔字。从八岁起荣一又开始随父亲学习《论语》。对于失去了两个儿子后才得到荣一的市郎右卫门来说，手把手地教儿子习字，逐字逐句地传授语言、文学、算术之类的知识是如何地快乐而充满了爱的事啊！所谓教育不仅是将语言、文学、算术等知识传授给学生，也是将学生的心灵发育引导向正确、美好的方向的过程。所以在早期教育阶段里，充满了父子情的指导是极其重要的。尽管荣一从父亲那里受到的教育属于当时盛行的填鸭式和强记式，但值得庆幸的是他父亲没有将他送到当时的所谓寺子屋这样的教育机关里去。

荣一的学业与日俱增。到《论语·里仁篇》时，父亲不能在荣一身上花更多的时间了。于是托一个名叫尾高新五郎的青年指导荣一。这件事虽然极其平常，却给了荣一很大的影响，导致他离开偏僻的乡村，投身于广阔的天地。命运实在是不可思议。

关于荣一和尾高新五郎的关系，后来塚原蓼州在撰写尾高蓝香，即新五郎的传记时，荣一在其序里这样写道：吾之与公生于同乡，又有亲族血缘关系。论年龄公为吾兄长；论学问公为吾师辈。吾之学业进步、成长无不受公之熏陶。故余之深切敬爱公，始终如一，全管鲍之交，实非偶然。荣一这番话不无道理。岂止学问上得力于新五郎，更重要的是荣一在从偏僻的乡村走向广阔的世界时，从新五郎那里受到了极大的启发。

天保元年，新五郎出生于武藏国榛泽郡手计村。父亲名为尾高胜五郎，母亲名为涩泽氏雅重。雅重即前面提到过的涩泽宗助的女儿。按照当时的习惯，市郎右卫门家代代称为

市郎右卫门，宗助家代代称为宗助。其长子沿袭这一固定的名字。新五郎的祖父宗助后来同涩泽荣一的祖父市郎右卫门一样，也另取名而隐居起来了。其子女共有五人，即继承了宗助名字的长子、次子长兵卫、长女雅重、三子元助、次女贵一。雅重是荣一父亲市郎右卫门即原名元助的姐姐，故其子新五郎和荣一是表兄弟关系。

新五郎家是手计村的名主，新五郎本人又有德有望，自然地成为村里青年人的楷模。他幼时跟着村里的先生学习四书，还随叔父练习毛笔字。稍大些后，又向到村里来游学的菊池菊城先生学习汉字。十岁那年起跟随川越的武术老师大川平兵卫练习剑道。大凡天资聪颖的人学习时不满足于课堂教材，往往顺其兴趣爱好博览群书，以增长自己的才干和学问。新五郎正是这样的青年。野史群书都使他爱不释手，其中一些记载着当时的权势人物的身份和享禄的书籍更是新五郎废寝忘食地阅读的必读书。不仅如此，新五郎还从各种不同的人的谈话中吸取知识。可以说当时社会中的一切事物都成了这个聪慧的年轻人的教科书。自从天明年间外国军舰驶入我国港口以来，文政、天保年间沙俄、英国相继打破了德川幕府锁国的长梦。天保十二年，水户景山公在水户城外的千波郊外以狩猎的名义进行军事演习。随着祖父前去观赏军事演习的新五郎当时仅十二三岁，受到了很大的震动，以至于一生都忘不了当时的情景。十四五岁时的新五郎已经不同凡响。从这时起他开始从事家业，即稻米、盐、油、蓝等的栽培和贩卖。除此以外，他还帮助伯父撰写了《养蚕手册》一书，跟随伯父市郎右卫门钻研制蓝法。在这些工作中他的出众的才华已经初露头角。然而，使新五郎初次尝到人生辛酸